

青眼沉

下

Ling Yan
Ying Chen

李李翔作品

一个人的爱，
两个人的期待，变成三个人的伤害
就算世间没有永恒，
我还有一生的时间来爱你

青眼 影沉沉_下



李李翔作品

Qing Yan Ying Chen chen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眼影沉沉 / 李李翔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204-429-6

I. 青…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376 号

书 名: 青眼影沉沉

作 者: 李李翔

责任编辑: 胡高昂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策划: 杨雅茹

特约编辑: 燕 兮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550 千字

印 张: 3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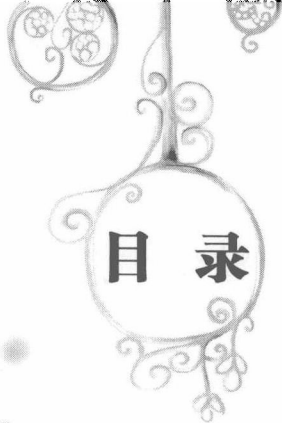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全二册)

ISBN 978-7-80204-429-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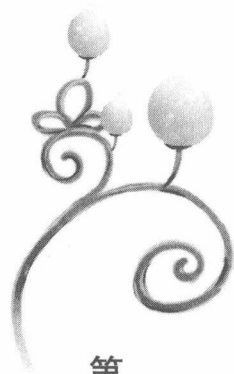
目 录

1	第一章 初到陈家
14	第二章 青梅竹马
28	第三章 离别再遇
42	第四章 不解其意
56	第五章 冷战和解
70	第六章 惊慌逃避
82	第七章 新人新事
97	第八章 似真似假
110	第九章 好景不长
124	第十章 仓皇搬离
138	第十一章 彷徨无依
153	第十二章 纠缠不清
167	第十三章 天津之行
180	第十四章 狭路相逢
195	第十五章 春情萌动
207	第十六章 步步紧逼
220	第十七章 惊心动魄
233	第十八章 不顾一切
246	第十九章 提心吊胆



目 录

- 261 第二十章 乐极生悲
- 275 第二十一章 人言可畏
- 290 第二十二章 举步维艰
- 303 第二十三章 晴天霹雳
- 317 第二十四章 混乱不堪
- 330 第二十五章 雪上加霜
- 343 第二十六章 婚后生活
- 356 第二十七章 难忘旧情
- 368 第二十八章 伤痕累累
- 380 第二十九章 欲哭无泪
- 第三十章 视等如归 392
- 第三十一章 暗潮汹涌 405
- 第三十二章 遽然生变 419
- 第三十三章 翻天覆地 432
- 第三十四章 祸不单行 445
- 第三十五章 黯然销魂 457
- 第三十六章 此情不再 469
- 第三十七章 重归故里 483
- 第三十八章 尘埃落定 497



第二十章 乐极生悲

“乐极生悲”是一句老话，意思是说，快乐到了极点，就会发生悲伤的事情。这句话在《庄子》中也有记载，原文是“乐极生悲，悲极生乐”。这句话告诉我们，快乐和悲伤是相互转化的，快乐到了极点，就会变成悲伤，而悲伤到了极点，也会变成快乐。这句话在《红楼梦》中也有体现，比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就是“乐极生悲”的典型例子。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快乐到了极点，最后却因为种种原因，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打听好路线，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坐火车，因为楼下就有火车售票点，图方便。赵萧君去买路上吃的零食和水果，陈乔其去订票。因为路途近，手续费居然比票价还要贵。背了一个小包，汗流浹背地倒了好几躺车，沿路打听才找到了北京南站。看着低矮破败的站台，简直不能想象北京城里还有这样的火车站，和西客站根本没法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俩人差点儿以为走错了地方。

陈乔其护住她在人群里推来挤去，一手紧紧搂住她的腰，侧着身子穿过护栏，钻过地下道，好不容易上了火车。虽说是节假日，车上却空旷得很，那一排座位就他们两个人。火车轰隆轰隆地开出去，车窗外是明媚的阳光，摇摇晃晃穿过淡蓝色的窗帘射进来，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建筑物逐渐稀疏低矮，慢慢地朝后退去，视野越来越空旷，树木一丛一丛矗立，整整齐齐，空气里似乎有青草泥土的味道。车速有点儿慢，虽然近，还是要坐三个来小时。赵萧君有些犯困，偎在陈乔其的胸前打盹。陈乔其轻轻拥住她，蹭着她的颈项，闻着她身上传来的若有似无的幽香，心又满又浓，软软暖暖融融，只希望这列火车能够一直开到地老天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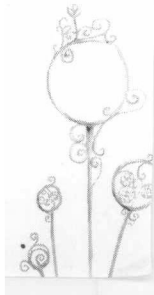
阳光渐渐强烈，明晃晃的有些刺眼。陈乔其注意到她下意识地埋头，往他怀里钻，侧过身，伸出手轻轻拉上窗帘。又换了个姿势，好让她睡得舒服一点。这样睡，姿势不正确，毕竟还是不舒服。赵萧君闭着眼睛问：“还有多久才会到？”声音里带有一种懒洋洋、暖烘烘的味道。陈乔其亲了亲她的头发，柔声说：“还有一会儿。睡吧，到了我叫你。”赵萧君伸了伸懒腰，笑说：“不能再睡了。”爬起来找东西吃。陈乔其接过她递上来的枳柑，剥好皮之后又递给她。赵萧君吃得津津有味，又问他要不要，很自然地喂他吃。

出了车站，茫茫然不知道该怎么走。有一个中年大叔模样的人很热心地告诉他们到草原还要一大段路程，又问他们要不要乘车住宿。两个人听他说话行事不像骗子，和另外几个大概也是学生情侣的人同乘一部面包车。越往前开地方越荒凉，道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到处都是田野，简直像乡村。赵萧君很有些担心，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不安地看着陈乔其。陈乔其低声在她耳朵说：“放心，没事，有我呢。”牢牢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笑。赵萧君的心才安稳下来。

先找住宿的地方。那个大叔告诉他们，很多来旅游的学生都住在当地居民的家里，包吃包住，既省事又便宜。赵萧君他们真的在当地居民家里转了转，典型北方的院子，大多数是平房，挂着帘子，门前还种了一些蔬菜。看了几家，都不满意，不是人多就是嫌不干净，又杂又乱。

两个人打听附近有没有宾馆，众人都说就是宾馆也没有好的，又贵条件还差，再说还不自在。后来有一个人问要不要去他们家看看，于是又开了很长一段路，道路越来越宽敞，四通八达像网一样散开来，建设得很好。探出头去到处看了看，有很多正在建设的工厂，已经接近尾声，大概是经济开发区。

那个人领他们到一座房子前转了转，说：“这里的浴室虽然还没有装修好，不过住人是完全没有问题。”偌大的房子十分干净，几样主要的家具还是有，单是客厅就有城里整个套房那么大，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他又说：“你们若是愿意，那整栋房子就让给你们住。我们自己住在前面，有什么事说





一声就行。"价钱很便宜。

赵萧君还在犹豫不决，陈乔其却一口答应下来，笑说：“那我们就住这里，明天再去草原骑马。今天到处颠簸，有些累了，先歇一歇。”已经是半下午了，时间上来不及。他们自己有一辆小面包车，答应送他们去草原玩。

赵萧君还在一边忐忑地说：“乔其，我看这里怎么——”说着四周打量了一番，空旷僻静，有些担心，万一发生什么事——于是又说：“我们还是找间宾馆算了。”陈乔其笑笑说：“我觉得这里挺好的。地方够大，最主要的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清清净净。”他们故意跑这么远，原本就是为了避开熟悉的人群。这个地方再好不过，没有人认识他们，人人都当他们是一对出门游玩的情侣。

赵萧君想到住宾馆的话，说不定又会碰到熟人，谁知道呢，天下的事总是那么巧合。陈乔其又凑过脸笑嘻嘻地对她说：“怕什么，有我在呢！”赵萧君安心地笑了笑，于是也同意了。他们在草原的三天就都住在这里。

洗澡很费了一番工夫，等到一定的点，才抱着衣服匆匆冲凉，因为热水有限。这里毕竟是乡下，不像城里那么方便。直到晚上，赵萧君提着的心才放下来，微笑说：“这里的人倒还不错，不是一味地欺诈游客。”她素来听说北方人正直敦厚，直到这里才心有体会。遇见的几个人，诚心诚意地招徕顾客，心肠都不错。碰到一些小事也很热心地帮忙。

卧室里只有一张床，自然是赵萧君住，陈乔其睡在外面客厅的沙发上。他试着躺了躺，整个身体都蜷缩在一起，完全放不开手脚，睡一晚还不得累死。干脆问人家要来席子和棉被打地铺。晚上随便吃了一点儿带过来的零食和水果，坐了那么久的车，又走了大半天的路，有些累，两个人早早地就睡了。

一大早爬起来，天气出奇地好，天空蓝得没有一点渣滓，像一整块淡蓝色的天鹅绒布，在头顶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风也是轻柔轻柔的，像情人的嘴吸吮在脸上，又麻又痒。空气清新干净，吸进去仿佛带有甜香。大家都笑说真是遇到出游的好时候。车子一路颠簸往大草原进发，沿路的树木才刚抽芽，叶子也是稀稀落落的，极目远眺，早晨的晨雾久久不散，看去像水云深处，轻烟缕

缕，袅袅升起。映着初升的太阳，像捧在手心里跳跃的火，朦朦胧胧洒出来。

一切还残留着冬日的记忆，似乎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尚捂住嘴在打哈欠，慵懒迷糊。赵萧君笑说：“北京的树已经枝繁叶茂，这里的树叶子才一点点儿大。”开车的大叔笑说：“那自然，和北京没法比，这里温度低好几度呢，这里才是真正的北方。”赵萧君探头看窗外的风景。

她忽然惊叫出声，指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花海问陈乔其：“这是什么花？这么多！”陈乔其仔细看了一眼，试探性地说：“是梨花？”不由得让人想到“千树万树梨花开”。司机在一边笑：“这哪是梨花，这是海棠。”赵萧君连声称赞，啧啧称奇。迎头是铺天盖地的大海，快速地向他们压过来，只看见一片的云霞水一样流动，众人仿佛踩在云端上，飘飘然欲飞。繁花似锦，万紫千红，应接不暇。耳旁莺声燕语，唧唧喳喳十分热闹。仔细看还有蝴蝶翩然起舞，甚至看得见蜜蜂，就在车窗外盘旋。乍入世外桃源，喜不自胜。

车子一路开过去，仿佛要进入百花盛宴的深处。赵萧君屏住呼吸，不敢出声，感觉像是幻觉，梦到传说中的天宫里的御花园。直到云彩渐渐隐去，眼前出现茂密的灌木蔓草，她才回过神来，扭动身子不断朝后面看，那片花海像凭空出现的秀丽的锦缎，随手悬在半空中，一点一点退后。

隔了好久她才笑说：“光为了看这花，这一趟也值了。”陈乔其搂住她的肩笑说：“你要真喜欢看花，下次去植物园。那里的碧桃种得很好，还有杏花、芍药、樱花、月季，也有海棠，都是一片一片的，整个山头都是，像云霞一样绚烂，比这个还好。”她笑着点头，说：“好呀，下次一起去。”她嫌植物园远，堵车又堵得厉害，一直没有去过。

道路是越来越难走了，一路的碎石，坑坑洼洼，有些还积了水。车子颠簸的人头晕脑胀，摇来摆去坐不稳定，一不小心还磕到头。陈乔其干脆抱她在怀里，赵萧君笑着环住他，相依相偎。过了好几道栅栏，首先看见马，“咻咻咻”地拴在一边，两人的情绪才兴奋起来。车子又向前开了好一段路，远远地看见草原，开到近处，终于停住了。跟司机说好下午来接他们回去，忙不迭地跳下车。





买了票进去，赵萧君蹲下来看了看，有些失望地说：“不是说草原吗？怎么这草才一点点儿长？”陈乔其也料不到竟然是这个光景，漫无边际的平原上只象征性露出那么一点儿鲜绿的草渣子。只好安慰她说：“这有什么关系，不是来骑马的吗？这又不是真正的塞外，自然差一些。”

赵萧君还是闷闷不乐，抬头看远处，说：“我还以为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的大草原呢！哪里知道就这个样子，不就大一点儿的草坪么？”很泄气的样子。旁边一个管理草原的大叔听了笑说：“你们来的不是时候，七八月份来的话就很有看头。当年《还珠格格》骑马那一段戏就是在这里拍的。”两个人只好苦笑，看来是来的太早了，一切还没有到时候——正像他们自己。

到处都是马，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偶尔转个圈。赵萧君围在旁边四处打转，感觉十分新鲜。陈乔其一把拉住她，“小心点儿，有些马会踢人的。”赵萧君吓了一跳，乖乖地跟在他身边不敢再乱动。陈乔其正在和租马的人谈价钱，赵萧君只负责好奇地观望。一直瞪着身旁一匹棕色的马，心痒痒的，很想伸手去摸一摸它身上发亮的毛，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可惜对方高傲得很，睬都不睬她。陈乔其偏过头问：“萧君，你是一个人骑一匹还是和我共骑？”陈乔其当然希望共骑，但是还是先问问她的意见。

赵萧君“哦”了一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不会骑马。”陈乔其当即作了决定，只租一匹马，又很认真地选中了一匹高大漂亮黑色的马。租马的人很热情地问他们要不要骑马的教练教他们。陈乔其很不高兴地拒绝了。一脚踩在脚踏上，一个漂亮的翻身就上去了，干脆利落，显然是个行家。赢得旁边人的一阵喝彩。

赵萧君站在下面仰头看他，眼里闪着崇拜的神色，笑着说：“你什么时候会骑马，我怎么不知道！”陈乔其十分得意，弯下腰把手伸给她，说：“不会骑马来这里干什么！”赵萧君笑着握住他的手，像是握住了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

那匹马对赵萧君来说太过高大，怎么抬脚都够不到。陈乔其催马来到一

块大石旁边，赵萧君垫在高高的石头上才踩了上去。借着陈乔其的力好不容易爬了上去——真的是爬上去的，满头大汗，姿态狼狈极了。陈乔其教她怎样控制缰绳，怎样夹马腹，怎样和马交流。赵萧君紧张得老是咽口水，最后干脆地说：“乔其，还是你来吧。我什么都不会，坐在上面就有些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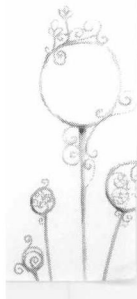
陈乔其搂住她，笑说：“抱紧了。”抓紧缰绳，轻夹马腹，冲了出去。赵萧君吓得反手抓住他的衣服，偏头拼命往他怀里钻。等过了一会儿，才逐渐适应了，慢慢地坐起来，放松身体靠在他胸口。陈乔其骑得很稳当，一点儿都不快。那匹马在他手里很温顺听话。

渐渐地远离人群，扭头往回看就剩下一片的黑点。抬头看远处，天地直接连成一线，似乎没有尽头。大概来得真不是时候，周围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纵马驰骋。陈乔其拉住缰绳，让马停下来，任由它四处走动。天气是这样的好，空气是如此的澄净新鲜，骑在马上，心情简直要飞出去，飞到九天之外，打着旋一路高歌吟唱。陈乔其从背后紧紧抱住她，头埋在她的颈窝里，舒服得连话都不想说。赵萧君眯着眼睛喃喃地低语：“啊，真是舒服！”

陈乔其内心满溢的快乐和幸福无法用言语表达，忽然拉紧缰绳，“驾”的一声快速奔跑起来。似乎借着身旁呼啸流动的风来倾诉他膨胀得快要爆炸的感情，似乎借着速度来释放那种快乐到极致的心情。赵萧君“哇哇哇”地大叫起来，风呼呼地灌进嘴里，整个心迅速地被充满了，满得再也盛不下任何东西，满得有些微的害怕和恐惧。

陈乔其兴致高昂，不断催马前进，快乐得忘乎所以。赵萧君失声尖叫，高兴得只能大喊大叫，声音都有些嘶哑。长长的头发一个劲地钻进陈乔其的领口里，挠得他的胸前一片火热麻痒，跟着整个人都沸腾起来。

好不容易停下来，两人都粗喘着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陈乔其一个翻身跨下马背，站在地上对她张开双手。赵萧君胸口还在剧烈地起伏，有些畏缩地说：“乔其，这么高，我害怕。”陈乔其迎着阳光直直地看住她的眼睛，柔声说：“不要怕，有我呢。”笑容是那样的灿烂自信，所有的一切在那样的笑容下全部





黯然失色。赵萧君看着他眼睛里闪着的光，似乎有魔力，忽然觉得什么都值得，一切无所畏惧。受了蛊惑般，闭着眼睛不顾一切往下跳。

陈乔其下面牢牢地接住了她，可是还是被重力冲得后退了一大步，恰巧又踩到不平整的地方，搂着她一起跌到草地上。先是惊慌地大叫一声，两个人对看一眼，然后又“扑哧”一声笑起来。重重地摔了一跤，还是笑得那么欢畅。陈乔其情不自禁地压在她身上，赵萧君连忙推他。他不管，重重地吻下来，唇舌纠缠，满嘴里都是他的味道。还不满足，沿着嘴角一路往下，直钻进她的领口里，动作越来越放肆。赵萧君红着脸呵斥：“乔其！你太过分了。”

虽说是荒郊野外，可是随时有人。他好不容易停住，隔了一会儿，又不规矩地在她脸上乱吻一气。赵萧君直皱眉：“乔其，你再这样，我可要生气了。”陈乔其才有所收敛，拉着她翻身坐起来。赵萧君扯过他的手腕看了看时间，说：“哎呀，都中午了！我们先回去吃饭吧。”陈乔其坐着不想动，实在是太快乐了，快乐得不敢有任何动作，怕吓跑了它。

两个人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才拍拍身上的草屑泥土回去了。赵萧君睁着眼睛问：“不是说有烤全羊吗？”陈乔其斜靠在椅子上，指着盘子里的羊肉说：“这不是烤全羊吗？”赵萧君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是那种野地里放在篝火上的烤全羊。”陈乔其拉过她，搂住她的腰笑说：“你以为是演电视剧吗？那样烤全羊，你想放火是不是？”赵萧君想了想，暗笑自己的天真，无聊地拨弄盘子里的羊肉说：“唉，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还有——这羊肉真的很难吃。”纯正的北方饭菜，他们两个都吃不惯。

下午两个人又骑了一会儿马。赵萧君有些累，便站在那里看陈乔其骑。陈乔其骑得真的很不错，甚至还可以玩一两个花样。赵萧君不断表示惊奇，连连叫好，手舞足蹈地称赞。陈乔其十分得意，故意跑得飞快。两个人玩得非常开心，大笑大叫忘记了一切的顾虑。眼看着太阳渐渐往下沉，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痛痛快快地洗了澡出来，饭菜还是不合口，尽管主人做得很热情很用心。今天真是玩疯了，体力几乎透支，鞋子也不脱，就那样倒在床上。正眯着眼昏昏欲睡的时候，看见陈乔其站在走廊上敲窗户。窗户是整块的玻璃嵌上去的，没有安装铁条。她推开来，瞪着眼说：“要进来干嘛不敲门，站在窗子外干什么！”陈乔其笑嘻嘻的不说话，上身探起来，手搭在她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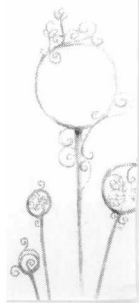
她没好气地问：“干什么？赶快回去睡觉。”陈乔其忽然一手撑住窗台，用力一跳就跳了进来。赵萧君骂：“有病是不是？放着门不走，偏偏要做贼似的爬窗进来。”陈乔其笑：“我本来就是偷香窃玉来的。”赵萧君“切”一声，不理他。他轻轻抱住她，笑说：“你看外面的星星！”

赵萧君这才注意到这里的夜晚竟然可以看见满天的繁星，一片一片像要落下来，仿佛伸手可摘。中间密集的形成一条白色的银带，那是银河。不由得走近窗口，抬头仔细观望。陈乔其忽然使坏，将她逼到窗台边，用力吻她。赵萧君倒在他手臂上，耳朵里听到他呼吸的轻响，整个人沐浴在叮当响的星光下。

好半天她才站住脚，呓语般地说：“好了好了，嗯？”尾声不自觉地流露出娇嗔。陈乔其看着她无意中泄露的娇媚，心神荡漾，忍不住又是一番厮缠。赵萧君实在受不了他，喘着气说：“乔其！赶紧给我出去。”陈乔其笑一笑，仍旧翻窗出去了，还故意回头挤眉弄眼一番。赵萧君看着他矫捷地一跳就跳出去了，忍不住微笑起来。真的是偷香窃玉的料。

第二天简直爬不起来，浑身散了架一样，全是骑马闹的。陈乔其大概也有些酸疼，两人于是没有再去草原，只在附近的街市上逛了逛，打算自己做饭吃。在那样喧嚣的人群里挤来挤去，两个人还是觉得快乐，简直像小孩子，一点点儿就可以满足。随便买了一些菜，赵萧君全让他提着，一边吃冰激凌一边慢慢地往回走。

宽阔的街道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晃悠悠地走着。陈乔其慢慢蹭过来，笑着指着她的鼻子说：“吃到鼻子上去了。”赵萧君“哦”了一声，随便擦一擦，却没有擦到。陈乔其忽然伸出舌头，将沾上的冰淇激凌干净。赵萧君蓦地红了



脸，一直红到脖子，连耳朵也热得不行。照平常的话一定是要骂的，这次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知道低着头大步往前走，浑身燥热。

陈乔其笑着追上来，又要吃她手中的冰激凌，她小声道：“买的时候问你要不要，你又不不要。”说着将整个冰激凌塞到他手里，远远地看见住处，臊着脸跑回去了。陈乔其笑着在后面连声叫她，她也不理会。

陈乔其因为高兴，要动手做饭。赵萧君给他打下手，蹲在地上择菜，陈乔其站在那里看她。赵萧君受不了他的目光，嗔道：“傻笑个什么劲儿，看你乐的！”可是她自己也忍不住露出笑容。她去洗菜，陈乔其也跟在后面。她笑骂：“干什么？影子一样跟进跟出，烦不烦呀。”

总算吃了一顿满意的饭菜。陈乔其伸手要抱她，她一下跳得远远的，瞪眼说：“你给我规规矩矩坐在那里。”陈乔其有些委屈地说：“萧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赵萧君黯然，才任由他将身体贴上来。陈乔其感叹：“真不想离开，实在太快乐了。”赵萧君的心情突然变得惶恐，这几天的快乐似乎像是假的，转眼就没有了，她坐在那里怔怔地想——这本来就是偷来的。

陈乔其用商量的口气说：“不是有七天假吗？我们再住两天好不好？”赵萧君还来不及回答，起身先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的时候心情有些沉重，叹息说：“我家里刚打电话过来问我要不要趁长假回去一趟，说我母亲身体有些不舒服，有些想我。算起来，我将近两年没有回去了。我们还是尽早离开吧。”陈乔其满心的失望。赵萧君听到母亲身体不好，显然有些着急，晚上就打电话给林晴川催着她帮忙订明天的飞机票。

当天晚上两个人便乘最后一班长途汽车回去了。

回去得本来就晚，加上路上出了一起车祸，在高速公路上直直堵了三个小时，回到住处的时候将近半夜。陈乔其送她到楼下，还要上去。赵萧君连声催他赶紧回去休息。他立在路灯下，有些依依不舍，搂住她的腰，紧紧贴在一起，吹着气说：“萧君，你明天是不是要回家？”林晴川告诉她已经订好机票。陈乔其微微叹了一口气，在她耳朵边说：“有几天见不到你了。”赵萧君笑：“不就

几天么？”他有些不满地说：“几天也忍受不了。”赵萧君微嗔：“你怎么这么黏人！”

陈乔其笑一笑，低下头吻她，欲罢不能。她想到暂时的小别，不由得热情起来，伸手抱住他，掂起脚尖回吻，气喘吁吁。陈乔其亲昵地笑：“为什么你接吻从来不闭眼睛？”赵萧君开始有些扭捏，红着脸，似乎有些不习惯这样亲密的话题。半晌认真地说：“因为我可以从你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的影子。”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可以借他的眼睛看见自己在他心上的重量——那是全部，是唯一，是整个天，整个地。

陈乔其笑：“我也是。每次看见你的瞳孔里只有我，我就想再吻你。”他于是再吻她，喃喃地在耳旁倾诉：“要早点回来。”赵萧君面红耳赤地挣开他，快速地上楼。陈乔其微笑着看着她离去，直到消失在楼道里，才离开。

赵萧君立在门前站了一站，想到乔其，忍不住微笑起来，慢慢地在包里翻找钥匙，手脚还有些酥麻，连心都是麻麻痒痒的，似乎还沉浸在满天叮当响的星光下，沉浸在两人的柔情蜜意中。正要开门的时候，门却从里面“啪”的一声打开了。她有些奇怪地抬起头，愣住了，吃惊地说：“成微！你怎么在这里！”

成微的脸色非常难看，甚至称得上是愤怒，努力克制着，似乎一触就会爆发。他一直以为赵萧君选在那种时候将戒指退还给他只是赌气，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何况她当时什么都没说，更让他误会了，还以为她是因为嫉妒而生气。心里还有一种窃喜，藏而不露。以他对女人的了解，自然是让她一个人先冷静冷静，仔细想清楚，所以连通电话也没有打。等她气一消，自然什么都好说了。

好不容易赶回北京，心急火燎地想跟她解释，却得知她出门度假去了。从林晴川那里知道她今天晚上会回来，什么事都做不了，干脆在门外等着她，想给她一个惊喜。后来实在等不及，心想反正是要讲清楚的，于是自己开门进去等。不断探头朝窗户外面看，坐立不安，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毛躁过。

眯着眼睛斜靠在沙发上似乎睡着了，可是一听到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



立即跳到窗口，看见她和陈乔其从出租车里出来。接下来的一幕自然也看到了，简直不能相信，犹如当头棒喝，打得他浑身都是淤积的血块，血液似乎全部凝住了——流不出来，就那样冻结在那里，似乎化成了鲜红的冰块。

赵萧君自然什么都不知道，讪讪地走进来，勉强笑说：“喂？你怎么进来的？房东让你进来的吗？”成微斜倚在柜子边，抱紧手臂，阴沉沉地看着她，然后问：“听说你度假去了。玩得怎么样？”她没有听出他语气里的嘲讽，笑笑说：“嗯，是呀，很好。”成微忽然怒极，一手掐住她的肩膀，力道之大，令她无法动弹，冷笑说：“很好？亏你还有脸说很好！”赵萧君愕然地看着他。他的手劲非常大，手指似乎直陷到骨头里。右肩仿佛被铁链硬生生穿过一样，痛得她“啊”的一声大叫，然后唉声惨叫：“成微！”

成微愣了一下，稍稍松了松手，却将她一把摔在沙发上。赵萧君跌得四脚朝天，眼冒金星，整个人都扑在上面，撞得胸口几乎喘不过气来。满心的愤怒正要痛斥的时候，成微寒如冰雪的声音传进耳朵里：“赵萧君，你居然勾引自己的弟弟！你到底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羞耻心！”他知道一点儿她的身世，原来一直以为陈乔其是她同母异父的弟弟。尽管有时候见他们关系有些奇怪，却怎么也没有往那个地方想。他又不是变态！

赵萧君的愤怒立即被他言辞的利剑刺得体无完肤，神魂俱灭。整个身体瞬间被他扔下的炸弹炸得血肉模糊，尸骨无存，血流满地。她挣扎着要爬起，刚移动手臂，骨头一软，什么都撑不住，又重重地摔了下去。心口积压的伤痛全部引发出来，羞愧得只想往无边的黑暗里钻。什么都不愿意看见，什么都怕看见——恨不得此刻就这样摔死算了！

成微咆哮地怒吼：“赵萧君，你和一个未成年人亲吻，不会感到罪恶吗？一个小屁孩儿，你也下得了手？你难道一点儿羞愧之心都没有？”赵萧君被他骂得毫无反抗之力，任由他宰割，一刀一刀地将自己凌迟，脸色苍白如纸，整个人如死灰般沉寂。成微继续愤怒地骂：“你这样和乱伦有什么不同！”

赵萧君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罪名，忍不住哭着反驳：“我和他什么血缘关